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七

史部四十三

目錄類存目

寧藩書目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初寧獻王權以永樂中改封南昌

日與文士往還所纂輯及刊刻之書甚多嘉靖二

十年弋陽王世子多焜求得其書目因命教授施

文明校刊行之所載書凡一百三十七種詞曲院

本道家煉度齋醮諸儀俱附焉前有多焜序及啓

一通後有施文明跋多焜啓中所稱父王者乃弋陽端惠王拱楨以嘉靖初受命攝寧府事多焜後亦襲封諡曰恭懿見明史諸王世表

秘閣書目

無卷數 兩淮鹽政探進本

明錢溥撰溥有使交錄已著錄是編前有自序蓋其致仕歸里後所作稱自選入東閣爲史官日閱中秘書凡五十餘大槓因錄其目藏以待考近見子山自京授職回又錄未收書目芟其重複併爲一集所載書祇有冊數而無卷數大抵多與文淵

閣書目相出入正統六年楊士奇等奏疏一篇亦
附於後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此書爲馬愉撰而
溥別有內閣書目一卷然溥序實載此書卷首疑
虞稷所紀誤也

張竹堂書目六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葉盛撰盛有葉文莊奏議已著錄此其家藏書
之目首卷曰制乃官頒各書及賜書賜勅之類中
爲經史子集各一卷末卷曰後錄則其家所刊及
自著書前有成化七年自序謂先之以制尊朝廷

也葉氏書獨以爲後錄是吾一家之書也其敘列體例大率本之馬端臨經籍考然如集部別出舉業類亦畧有所增改所載凡爲冊者四千六百有奇爲卷者二萬二千七百有奇在儲藏家稱極富故於舊書著錄爲多獨其不載撰人姓名頗傷闕畧又別有新書目一卷附於後中載夏言王守仁諸人集皆不與盛同時蓋其子孫所續入也

文苑春秋敘錄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書自序稱夫

子刪書百篇以寓懲勸後來選文家未有繼夫子之志而法尚書者乃錄漢詔疏以迄明太祖檄元文共爲百篇名曰文苑春秋爲敘錄一卷畧表作者之志自漢文以下凡十一目今已散入文苑春秋各冠本篇之首此則其單行別本也大抵皆仿尚書小序之文欲自比於王通擬經未免近妄其所去取專主明理惟漢文稍多餘則代各數篇更不足盡文章之變矣

寶文堂分類書目三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晁璠撰璠字君石號春陵開州人宋太子太傅
迥之後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其子東
吳字叔權嘉靖癸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父子
皆喜儲藏嘗刊行諸書有飲月圖百忍堂諸板此
本以御製爲首上卷分總經五經四書性理史子
文集詩詞等十二目中卷分類書子雜樂府四六
經濟舉業等六月下卷分韻書政書兵書刑書陰
陽醫書農圃藝譜算法圖誌年譜姓氏佛藏道藏
法帖等十五目其著錄極富雖不能盡屬古本而

每書下間爲注明某刻亦足以考見明人板本源
流特其編次無法類目叢襍複見錯出者不一而
足殊妨簡閱蓋愛博而未能精者也

經序錄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旣作授經圖又取諸家說經之
書各采篇首一序編爲一集以誌其槩頗嫌挂漏

國史經籍志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書前列制書類凡
御製及中官著作記註時政敕修諸書皆附焉餘

分經史子集四部末附糾繆一卷則駁正漢書隋書唐書宋書諸藝文志及四庫書目崇文總目鄭樵藝文畧馬端臨經籍考晁公武讀書志諸家分門之誤蓋萬厯間陳于陞議修國史引竝專領其事書未成而罷僅成此志故仍以國史爲名顧其書叢抄舊目無所考核不論存亡率爾濫載古來目錄惟是書最不足憑世以竝負博物之名莫之敢詰往往貽誤後生其譎詞炫世又甚於楊慎之丹鉛錄矣

經廠書目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內府所刊書目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此書亦作一卷經廠卽內緡經廠明世以宦官主之書籍刊板皆貯於此所列書一百十四部凡冊數頁數紙幅多寡一一詳載蓋卽當時通行則例好事者錄而傳之然大抵皆習見之書甚至神童詩百家姓亦廁其中殊爲猥雜今印行之本尚有流傳往往舛錯疑誤後生蓋天祿石渠之任而以寺人領之此與唐魚朝恩判國子監何異又不止辟陽

長信指揮馬鄭之前周勃張飛彈壓雷桐之右如
劉知幾之所云矣明政不綱此亦一端而當時未
有論及之者宜馮保刻私印其文曰內翰之章也

按馮保印文見所作

經書輯音序文末

讀書敏求記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錢曾撰會字遵王自號也是翁常熟人家富圖
籍多蓄舊笈此書皆載其最佳之本手所題識彷彿
歐陽修集古錄之意凡分經史子集四目經之
支有六曰禮樂曰字學曰韻書曰書曰數書曰小

學史之支有十曰時令曰器用曰食經曰種藝曰
參養曰傳記曰譜牒曰科第曰地理輿圖曰別志
子之支有二十曰雜家曰農家曰兵家曰天文曰
五行曰六壬曰奇門曰歷法曰卜筮曰星命曰相
法曰宅經曰墓書曰醫家曰鍼灸曰本草方書曰
傷寒曰攝生曰藝術曰類家集之支有四曰詩集
曰總集曰詩文評曰詞其分別門目多不甚可解
如五經併爲一而字學韻書小學乃歧而三紀傳
編年襍史之類併爲一而器用食經之類乃多立

子目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併爲一而雜家農家
兵家以下乃又縷析諸名皆離合未當又如書法
數書本藝術而入經種藝篆養本農家而入史皆
配隸無緒至於朱子家禮入禮樂而司馬氏書儀
韓氏家祭禮則入史吾衍續古篆韻入字書而夏
竦古文四聲韻則入韻書以至北夢瑣言本小說
而入史元經本編年碧雞漫志本詞品而皆入子
編列失次者尤不一而足其中解題大畧多論繕
寫刊刻之工拙於考證不甚留意如韻畧易通至

謬之本而以爲心目了然東坡石鼓文全本實楊
慎僞託而以爲篆籀特全臞仙史畧載元順帝爲
瀛國公子誣妄無據而以爲修元史者見不及此
了證歌稱杜光庭太素脉法稱空峒仙翁本皆僞
託而以爲實然元珠密語最爲妄誕而以爲中素
問六氣之隱與李商隱留贈畏之詩後二首本爲
誤失原題而強生曲解聲畫集本孫紹遠撰而以
爲無名氏歲寒堂詩話本張戒撰而以爲趙戒魏
校六書精蘊最穿鑿而謂徐官音釋六書之學極

佳四聲等子與劉鑑切韻指南異同不一而以爲
卽一書古三墳書及東家襍記之琴歌僞託顯然
而依違不斷蕭常續後漢書正三國史之誤而大
以爲非王弼註老子世有刻本而以爲不傳龐安
常聖散子方宋人已力辨蘇軾之誤信而復稱道
其說屈原賦宋玉賦漢藝文志有明文而斥錢杲
之謂離騷爲賦之非歐陽詹贈妓詩真迹至邵伯
溫時猶在而以爲寄懷隱士之作皆不爲確論然
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見聞旣博辨別

尤精但以板本而論亦可謂之賞鑒家矣

述古堂書目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國朝錢曾撰曾此編乃其藏書總目所列門類瑣碎
冗雜全不師古其分隸諸書尤舛謬顛倒不可名
狀較讀書敏求記更無條理如楊伯崑九經補韻
乃摭九經之字以補禮部韻畧非九經音釋而列
之於經玉篇龍龕手鏡篇海從古正文皆字書也
而列之韻學嘯堂集古錄乃博古圖之類而列之
六書東觀餘論乃雜編題跋寶章待訪錄乃蒐求

書畫而列之於金石班馬異同兩漢刊誤補遺後
漢書年表乃正史之支流兩漢博聞乃類書唐闕
史乃小說而列之雜史資治通鑑入正史而所謂
編年一門乃收甲子紀元之類政和五禮新儀入
禮樂而大金集禮入政刑五本經李翱所作本爲
博戲禁扁王士點所作雜記宮殿而均入之營造
東國史畧之類人外夷而高麗圖經真臘風土記
安南志畧越嶠書西洋番國志又入別志漱水志
本地理而入之於掌故釋名本小學而入之雜子

伯牙琴本別集入蜀記本傳記而入之小說土牛
經本五行而入之鳥獸帝範唐太宗作而入之疏
諫客齋五筆本說部羣書歸正集本儒家滄海遺
珠本總集而入之類書詩律武庫本類書滄浪吟
卷本別集而入之詩話文章軌範本總集而入之
詩文評大抵但循名目不檢本書鄭樵所譏以樹
萱錄入農家者殆於近之至於以汪藻浮溪文粹
爲汪應辰以王燾外臺秘要爲林億撰人乖舛者
尤不可以毛舉曾號多見古書而荒謬至此真不

可解之事矣

讀書叢殘三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鉞撰鉞有粵遊日記已著錄是書舊題長洲
顧嗣立大興王兆符合編前一卷皆跋漢魏叢書
後二卷皆跋說郛別有刊本在任菴五書中以前
一卷自爲一書題曰墨餘筆記後二卷則仍名讀
書叢殘而刪其每書之標目頗憤憤不可辨別此
蓋其原本也

別本讀書叢殘二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鉞撰所跋漢魏叢書於真偽多不能辨別如
跋易林謂焦延壽易得之孟喜不知劉向記施讐
證延壽妄言事謂漢武內傳山班固不知晁公武
所記本無撰人秘辛不知出楊慎續齊諧記不知
出東陽無疑謂古無其書特借莊周之文西京雜
記不知出吳均率襲舛因訛無所訂正其品評諸
書謂白虎通爲文情詭激時出快語謂獨斷爲奇
情快筆之類尤與其書全不相似惟辨吳越春秋
及天祿閣外史二條差有考證爾

明藝文志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尤侗撰侗字展成號悔菴又稱良齋又號西堂
長洲人由拔貢生任永平府推官康熙己未

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官至侍講是編卽其初入
翰林纂修明史之志稿也凡易類二百六十八部
書類一百五部詩類九十部禮類一百六十一部
樂類八十四部春秋類一百五十七部孝經類三
十部諸經類八十二部四書類一百七十七部小
學類一百八十三部正史類四百七十一部稗史

類一百十部傳紀類二百五十部典故類二百四
十六部地理類五百九十一部譜系類一百四部
儒家類五百十一部道家類一百十部釋家類二
百二十部農家類八十七部法家類五十一部兵
家類六十六部小說類三百七十一部五行類八
十二部藝術類二百十三部奏議類二百九十八
部詩文類一千六百四十五部選纂類三百七十
八部所摭拾旣多挂漏又往往不載卷數及撰人
姓名其例惟載有明一代著作而前史所載則不

錄蓋用劉知幾之說然如朱鑑朱子易說薛季宣

書古文訓

案原本作薛士龍卽季宣之字也

鄭敷文書說段昌武

毛詩集解張處月令解傅嶽卿夏小正解余允文

尊孟辨楊伯昌九經韻補

案原本誤作楊伯昌蓋偶脫一字

徐子光

蒙求補註胡舜陟孔子編年陳埴木鐘集

案原本誤作陳埴

植

邱濬牡丹榮辱志

案此邱濬與明大學士邱濬同姓名故偶誤以爲明

思海棠譜龐元英談藪陳郁藏一話腴陳應行吟

寇維錄潘用牧記纂淵海蕭恭文錦繡萬花谷章

如愚山堂考索皆灼然宋人朱公遷詩傳疏義四

書通旨史伯璿四書管窺毛應龍周禮集傳程端

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陸輔之吳中舊事王

惲中堂紀事玉堂嘉話潘昂霄河源志

按原本誤作潘昂

王禎農書張養浩三事忠告盛如梓老學叢談李

冶測圓海鏡危亦林得效方范梈木天禁語以及

周伯琦楊允孚李存吳海陳基諸集皆灼然元人

甚至袁昂書評收及南齊之人而荀悅漢紀袁宏

後漢紀爲黃省曾所刻管子韓子爲趙用賢所刻

皆但有刊板之功並無注書之事而以爲黃省曾

兩漢紀趙用賢管子韓子是某人所刊卽署某人
恐有明一代之書板志不勝收矣諸史之志惟宋
史蕪雜荒謬不足爲憑此志又由宋志之下後來
欽定明史削倂此稿重加編定固至允之鑒也

易傳辨異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翟均廉撰均廉字者泚錢塘人乾隆乙酉舉人
官內閣中書舍人其書考自漢訖元諸家易註源
流得失凡一百一十四條中間惟辨朱彝尊誤引
張氏易毛奇齡誤引劉表易及彛尊誤荀煇爲長

情宋咸不及見鮮于侁易四條差有考證其餘一百一十條皆刺取經義考之文而排比聯貫之者也

右目錄類經籍之屬十四部四十一卷

內二部無卷數

皆附

存目

吳下塚墓遺文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穆好金石遺文所作西使記金薤琳琅諸書載古碑爲多此書專錄吳中銘志之文凡三十四首皆諸家集

中所不概見故謂之遺文

水經注碑目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昔宋洪适作隸釋嘗以水經注所載諸碑類爲三卷慎偶然未檢遂復著此編未免爲牀上之牀且精密亦不及适其中梵經仙笈荒邈難稽如阿育王巴達佛邑大塔石柱銘泥犁城師子柱銘王母崑崙銅柱銘希有鳥銘皆不見採錄是固傳信之道然覆釜山金簡玉字書豈果有遺刻可徵何自亂其例也又其

他註中所有而遺漏者甚多卽以河水一篇而論
海門口大禹祠三石碑夏陽城西北司馬遷廟二
碑郃陽城南文母廟碑臨洮金狄胸碑陝縣五戸
祠銘洛陽縣北河平侯祠碑黎陽縣南黎山碑涼
城縣伍子胥廟碑濮陽城南鄧艾廟碑一槩闕如
何所見而刪之也至每條下所註忽有標識忽用
酈道元語如郎山君碑云在今保定府是慎語也
盧龍九峰山刊石碑稱其銘尚存是道元本文矣
混淆不分亦無體例後附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

曾鞏金石錄跋尾所載唐以前碑其病亦同且象
之南宋人鞏北宋人以象之列鞏前尤爲失考嘉
靖丁酉雲南按察副使永康朱方爲之刊板蓋未
察其疎舛也

蒼潤軒碑跋紀一卷續紀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盛時泰撰時泰字仲交上元人以諸生貢太學
善畫水墨竹石居近西冶城家有小軒文徵明題
曰蒼潤蓋以時泰畫倣倪瓚而沈周題倪畫詩有
筆蹤要是存蒼潤句也是紀所著碑板於金陵六

朝諸蹟爲多率皆借觀於人非盡出所自藏又多
但据墨本而不復詳考原石卽如孔廟漢史晨碑
後有武周時諸人題字乃疑爲於別刻得之則並
未見全碑又如唐元和六年刻晉王羲之書周孝
侯碑爲陸機文陸機之文旣不應羲之書且其中
於唐諸帝諱皆缺筆其偽可不辨而明而是紀乃
信爲羲之所書則於考證全疎矣

瘞鶴銘考

無卷數 江蘇
巡撫採進本

明顧元慶撰元慶有雲林遺事已著錄元慶爲都

穆弟子是書所錄銘詞跋語蓋從穆得之頗與今
玉烟堂帖相類按穆自云可讀者僅二十字因塌
以歸又云銘殘缺而錄其全文然銘既殘缺則非
全文可知宋人如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
跋元人如陶宗儀輟耕錄所載雖互有異同總非
首尾完具之本

國朝張弢作瘞鶴銘辨僅於董黃之外復得八字至
陳鵬年始出此石於江益證佐鑿鑿無可假借穆
於何處得全文耶至所列諸家之說紛紜結究

不能斷其是非尤無取乎有此考也

金陵古金石考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顧起元撰起元字太初江寧人萬厯戊戌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謚文莊其書於金陵所有古金石以年代排纂各紀所在及撰人書人姓名無所考證

碑目三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孫克宏撰克宏華亭人萬厯戊戌進士官至漢陽府知府其書畧仿陳思寶刻叢編之例統載天

下碑目舛謬頗多如所載順天府下有漢北岳安
天王碑考金石錄集古錄漢隸字源諸書漢無北
岳安天王碑惟金石錄載有唐安天王碑陰乃天
寶七年五月所立則不但誤題朝代併碑之字畫
亦訛又石墨鐫華載宋亦有安天聖帝碑云在岳
廟宋時岳廟當屬真定之曲陽而亦屬之順天如
此之類不可縷舉殊不足依據也

唐碑帖跋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周錫珪撰錫珪字禹錫會稽人是書所載皆唐

碑惟末附五代楊凝式一人皆就錫珪所見各爲
題跋如尉遲敬德碑其石尚存乃遺不載知其不
主求備矣其中如辨鍾紹京靈飛六甲經爲玉真
公主奉敕檢校寫公主於天寶元年卒天寶三年
始改年爲載卷中所說與史不符亦頗見考證至
辨肌痛帖爲僞作非張旭書辨停雲館帖所刻顏
真卿書朱巨川告身及多寶塔碑皆徐浩書謂書
有性情如人之老少肥瘠不同而性情不易此書
較顏諸碑毫髮無似者格律嚴而法度謹東海之

家學也人少嫌其近佐史以此推究更無可疑云
云則別無顯證直以已意斷之矣黃伯思米芾精
鑒入神所定閣帖真偽後人尚有異同此事亦談
何容易也

金石備考十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關中來濬撰自署其字曰梅岑不著時代
陝西地志亦均不載其姓名考太學進士題名碑
陝西有來聘來儼然來復皆三原人濬豈其族歟
書中有萬厯間潁井山蘭亭事則是明萬厯後人

又稱國學蘭亭卽定武本則是趙孟堅柯九思所藏肥瘦二本尚未著錄流傳之日其書殆著於明末原本未標卷次以其分省之序當爲一十三卷合附載一卷共爲十四卷其曰備考者蓋以祇据前人所著錄者存其名目以資檢括非比歐趙諸書舊萃論次者也然旣撮爲一編則亦應畧爲考證俾存亡真贋釐然可考方足成書而槩無別擇視孫克宏于奕正諸書詳則過之而訛謬亦復不減其最甚者如周穆王贊皇壇山吉日癸巳字誤

爲史籀書濟寧王安石詩碑誤爲党懷英詩慈恩
寺塔褚遂良書聖教序誤爲臨王羲之書釋夢英
傳千文誤爲李陽冰書此人名之外也皇象篆書
吳紀功碑誤爲八分書此字體之外也唐高正臣
書明徵君碑誤爲宋人辰州桐柱記誤爲晉刻以
謝靈運誤爲唐人此時代之舛也房元齡碑在西
安魯峻碑在濟寧而皆誤云在章邱衡方碑在汶
上張九齡碑在韶州而皆誤云在西安又若漢周
憬碑則湖廣桂陽與廣東樂昌兩載房山隋石經

許州上尊號碑嵩山徐浩碑永州中興頌長沙嶽麓寺李邕碑則一處而兩見此地理之外也卽其注於條下曰今斷曰今殘缺者亦是所据之書如此非得自目見雖備攷不妨存疑然於裒輯亦太草畧矣

天下金石志

無卷數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于奕正撰奕正有帝京景物畧已著錄是書具載古來金石之所在畧註撰書人姓名年月亦間有所考證其中如衡方碑在山東而以爲在陝西

唐顏氏家廟碑今在西安府儒學而以爲在曲阜
又杭州府學有宋高宗御書石經古刻猶存而此
編不載未免疏漏蓋奕正生長京師平生未出國
門晚年始一游江南遂以旅卒其耳目所及者隘
其不能詳者亦宜也書前有金鉉序又有劉侗畧
述六則詞頗儂佻蓋染竟陵公安之習者獨其稱
孫雪居誤以李翕邨閣頌在冀郡潁川荀淑碑在
潁上周少魯不載董仲舒漢贊於真定天寧寺隋
碑於宛平均爲舛謬奕正此書正孫本者十四正

周本者十七則尚爲公論云

禊帖綜聞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胡世安撰世安有大易則通已著錄是書薈萃
古今禊帖題識皆習見陳言後旁考同會諸人仕
履尤與書法無關至指摘帖中歲會蘭亭禊絃快
倦撰等字不合六書是又別爲一家之學不宜以
論古帖也

金石表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國朝曹溶撰溶有崇禎五十宰相傳已著錄是書雜

列所蓄碑帖之目前有自序稱余行塞上見古碑
橫弗草間偶一動念古人遺跡歷千百年自吾世
而湮沒之爲可惜搜自境內以至遠地積五年得
八百餘本經以碑緯以撰者書者之姓名及所立
之地與世與年合而成表然其書與他家碑目相
等無所謂體仿周譜旁行斜上之式以表爲名殊
不相稱其間旣不從歐趙不分時代之例而所列
時代不以年序亦不以地序六朝以前合而爲一
尤爲雜糅似乎未經編次之本且八百餘本之中

惟楊珣殘碑註疑非是再考五字餘皆不置一詞
亦不足以資考證又王羲之書曹娥碑樂毅論諸
條下皆註宋搨字是雜錄古帖並非金石之存於
今者矣

間者軒帖考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編所記
自蘭亭而下至文徵明之停雲館帖凡三十有八
種一一考其源流品其次第書成於順治丁亥在
庚子銷夏記之前故所記互有詳畧

天發神讖碑釋文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周在浚撰在浚字雪客祥符人流寓江寧是碑本在江寧城南之巖山後在天禧寺門外至宋胡宗愈移置轉運司後圃元楊益又移置府學中一名三段碑吳天璽元年刻石黃伯思以爲皇象書或以爲蘇建其字怪偉兼以碑斷裂頗難辨識在浚合其石貫以鉅鐵重爲釋文而以諸家題跋附之考吳志及許嵩建康實錄皆謂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四

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功德卽此碑也而趙明誠金石錄載天發神讖碑乃謂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厯陽石理成字凡二十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今此碑乃在金陵莫可考究不知吳志載秋八月獲石厯陽在獲石臨平湖之後別自一事明誠誤以此碑當之宜其牴牾又歐陽修集古錄載吳國山碑謂孫皓天冊元年禪於國山改元天璽考吳志吳旣改元天璽之後又於吳興陽羨山獲石長十餘丈名曰石

寶遂禪於國山明年改元天紀其事亦在此碑之
後故金石錄旣載天發神識碑又載吳國山碑修
誤合爲一亦未考也此書前列斷碑殘字後列金
石輿地之書有可考證者凡數十條而金石集古
二錄獨不見採殆以其舛異不取歟所列碑中殘
文較金石錄多一百七十七字蓋明誠所據乃不
完之搨本而在浚則親至其地勘驗原石也

昭陵六駿贊辨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張昭撰昭字力臣山陽人博學嗜古尤究心金

石之文後以聾廢而考證彌勤以昭陵六馬圖贊或以爲太宗御撰或以爲殷仲容撰或以爲歐陽詢書或以爲殷仲容書趙岫諸家輾轉訛異因親至其側勘驗繪圖以趙明誠金石錄爲據定以六馬贊爲歐陽詢書諸降將姓名爲殷仲容書文已盡泐確爲誰撰昭亦不能考矣

瘞鶴銘辨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張弼撰弼親至焦山搨原銘較宋黃長睿董道所載者多得八字所辨亦較顧起元書爲詳核

瘞鶴銘考一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國朝汪士鋐撰士鋐字文升長洲人康熙丁丑進士
官至右春坊右中允瘞鶴銘在鎮江府焦山之下
以雷震墮入江其石破碎不完故字多殘缺傳本
往往不同又作書者或以爲王羲之或以爲陶宏
景或以爲顧況自宋歐陽修集古錄以後著錄者
數十家彼此譏駁幾如聚訟而海昌陳氏玉煙堂
帖本尤爲輾轉失真康熙丁未淮安張弢親至水
滌仰臥而手搨之共得六十九字較諸本獨多因

爲考證成書後四十六年陳鵬年守鎮江乃募工
出石於江中陷之焦山亭壁間其石分而爲五所
存七十七字又不全九字其無字處以空石補之
按其辭義補綴聯合益爲完善士鉉因備採昔人
之論并引詔說而折衷之以鵬年所出石本爲圖
列諸卷首彙爲此考搜羅頗稱詳盡案元郝經陵
川集載焦山寺僧寄瘞鶴銘考證一卷又明司馬
泰家藏書目內亦有瘞鶴銘考之目今皆不傳此
書當原石出水之後視張昭所錄較更詳也

金石遺文錄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陳奕禧撰奕禧字子文號香泉海寧人由貢生
官至南安府知府奕禧以書著名是書爲書法而
作就所得金石採錄其文彙輯成帙王士禛分甘
餘話稱奕禧於秦漢唐宋以來金石文字收藏尤
富皆爲題跋辨證而以爲米元章黃伯思一流人
蓋卽指是書然其採輯前人論說及奕禧自綴論
者僅漢碑數種而已唐碑以後十不逢一則是意
在錄文而不全在跋也卽以錄文而論亦尠體例

如漢碑中錄侯成唐扶逢盛諸篇皆拓本之不存
於今者不知奕禧果見其拓本抑或僅於金石書
中錄之若果見拓本則是希有之蹟必當詳注所
自來若僅從金石書抄取則挂漏在所不免矣至
於碑之原額原題頗有改竄又於題下標列姓氏
類坊刻時文之式篇內訛脫更復不可枚舉若碑
有傳摹先後之不同有存字多寡拓本傳寫之不
同而此書亦復不加審擇甚至少林寺戒壇銘一
篇真贋二本竝存又如明皇之孝經注顏元孫之

干祿字書則述篇全載浯溪中興頌則於王士禎
浯溪考一字不遺而漢唐諸碑前人剖辨最有闕
係者乃一字不錄後載奕禧自書諸碑蓋用宋曾
宏父載鳳墅帖於石刻鋪叙卷尾之意然其於

本朝人諸石刻僅載傅山鄭盦二通卽接以自書諸
碑而於元明碑亦寥寥無幾皆體例之不相稱者
又其書旣爲書法而作則每碑自應詳著其字體
而書內或著或否參差不一其諸碑所在地名亦
不詳著皆非輯錄之體似是裒輯未成之書也

續金石錄

無卷數 編修
翁方綱家藏本

國朝葉萬撰萬字石君常熟人卷前有汪士鋐何焯
顧有典同校名氏其書著錄金石用洪适隸釋例
多載全文竝著其闕字之數行列之式欲以續趙
明誠之書所載古碑於金薤琳琅諸書缺文漏字
亦間有補益然金與石旣雜糅不倫石刻與法帖
又偏枯不備甚至婁堅所作戲鴻堂帖諸跋亦闌
入石刻之內雖曾宏父石刻鋪敘嘗有此例不知
石刻鋪敘大指以鳳墅帖爲主專爲法帖而作故

自淳化大觀以來歷歷縷述此書編錄金石例迥殊也至如鏡硯剛卯自宜另列古器一門乃雜然竝收亦無編次所載古今聚金石刻諸姓氏前後叢脞又復漏不一甚至訛劉攽之先秦古器記爲先秦奇器錄殆未睹原書轉相稗販致有此失矣

金石續錄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劉青藜撰青藜字太乙襄城人康熙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是編卽其家藏金石諸刻各爲題跋其子伯安纂錄成帙其弟青震序之所見旣乏奇秘

所跋亦罕考證

中州金石考八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黃叔璥撰叔璥有南征記程已著錄是書則其官河南開歸道時所輯也成於乾隆辛酉所錄中州金石自商周以至元明蒐采頗富然旣以十府三州分目則疆域井然不容牽混而邾縣蘇軾蜀岡詩石刻第八卷內乃兩收此類未免失檢又所載金石皆不著其存亡卽如自序中明言漢碑祇存其七而所載漢時金石乃至百二十種則是據

前人所述概爲錄入其中重刻者傳疑者又不盡
著其由來殊非記實之意又每種之下宜一一具
載立石年月撰書人姓名其不可考者則著其闕
文方足徵信而是書或著或否則體例亦未畫一
至於郡縣地名古今沿革之殊或前人著錄稱某
碑在某州縣而今改其名者亦宜疏明以資考核
如石梁今已爲縣而稱徐庶母碑在州城東之類
尤端委未明是皆由輯書時未嘗親見原碑或据
金石舊書或据郡縣諸志故也

石蹟記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不著撰人姓氏觀其所載碑刻雖訖於金元而稱江南不稱南直隸稱江寧不稱應天府是

國朝人所著矣其書分地編載殊多挂漏如順天載金國子學石經而杭州府南宋石經則不錄階州之西狹頌人所共知亦復不載有絳帖而無潭帖汝帖凡此之類不可殫記或就其家所藏者著錄耶

金石圖二卷

兵部侍郎紀
昉家藏本

國朝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初峻先刻此書上卷名
金石經眼錄尚未載後漢永和二年燉煌太守裴
岑紀功碑後與運震重編是圖運震始以副使郭
朝祚所貽摹本補入然此一碑其出最晚又遠在
玉門陽關以外非所親覩故字體頗失其真卽字
畫亦多舛異如灰字碑本從广此乃從疒碑本云
邊竟又安此乃作又安碑本云立德祠此乃作立
海祠皆顯然之誤其刊刻亦不及諸圖之工豈此
碑非峻所摹而運震於續得之時別令拙工補之

歟其下卷則自吳天發神識碑魏受禪碑以下迄於唐顏真卿家廟碑凡六十圖每碑繪其形製而具說於其上其文則但於一碑之中鉤摹數十字或數字以存其筆法不似漢以前碑之全載蓋欲省縮本之工遂致變其體例其字又隨意摘錄詞不相屬於義殊無所取且拓本多行於世亦不藉此數十字以傳徒涉買菜求益之謂故今仍以經眼錄著錄而此刻附存其目焉

右目錄類金石之屬二十二部六十卷

內三部無卷數

皆附

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八

史部四十四

史評類

春秋筆削議而不辨其後三傳異詞史記亦自爲序贊以著本旨而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班固復異議焉此史論所以繁也其中考辨史體如劉知幾倪思諸書非博覽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至於品隲舊聞抨彈往迹則纔繙史畧卽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

書動至汗牛又文士立言務求相勝或至鑿空
生義僻謬不情如胡寅讀史管見譏晉元帝不
復牛姓者更往往而有故瑕類叢生亦惟此一
類爲甚我

皇上綜括古今折衷衆論

欽定評鑑闡要及全韻詩昭示來茲日月著明燭火可
息百家譌語原可無存以古來著錄舊有此門
擇其篤實近理者酌錄數家用備體裁云爾

史通二十卷

內府藏本

唐劉子元撰子元本名知幾避明皇嫌名以字行
彭城人弱冠擢進士第調獲嘉尉遷鳳閣舍人兼
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累遷秘書監太子
左庶子崇文館學士開元初官至左散騎常侍後
坐事貶安州別駕卒於官事迹具唐書本傳此書
成於景龍四年凡內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
十三篇蓋其官秘書監時與蕭至忠宗楚客等爭
論史事不合發憤而著書者也其內篇體統紕繆
弛張三篇有錄無書考本傳已稱著史通四十九

篇則三篇之亡在修唐書以前矣內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篇則述史籍源流及雜評古人得失文或與內篇重出又或牴牾觀開卷六家篇首稱自古帝王文籍外篇言之備矣是先有外篇乃擷其精華以成內篇故刪除所未盡也子元於史學最深又領史職幾三十年更歷書局亦最久其貫穿今古洞悉利病實非後人之所及而性本過剛詞復有激詆訶太甚或悍然不顧其安疑經惑古諸篇世所共詬不待言矣卽如六家篇議

尙書爲例不純載言篇譏左氏不遵古法人物篇
譏尙書不載八元八愷寒浞飛廉惡來閔夭散宜
生譏春秋不載由余百里奚范蠡文種曹沫公儀
休甯戚穰苴亦殊謬妄至於史家書法在褒貶不
在名號昏暴如幽厲不能削其王號也而稱謂篇
謂晉康穆以下諸帝皆當削其廟號朱雲之折檻
張綱之埋輪直節凜然而言語篇斥爲小辨史不
當書薳瑗位列大夫未嘗栖隱而品藻篇謂高士
傳漏載其名孔子門人欲尊有若事出孟子定不

虛誣而鑒識篇以史記載此一事其鄙陋甚於褚
少孫皆任意抑揚偏駁殊甚其他如雜說篇指趙
盾魚鱸不爲非食議公羊之誣并州竹馬非其土
產議東觀漢記之謬亦多瑣屑支離且周禮太史
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則史官兼司掌故
古之制也子元之意惟以褒貶爲宗餘事皆視爲
枝贅故表厯書志兩篇於班馬以來之舊例一一
排斥多欲刪除尤乖古法餘如譏後漢書之採雜
說而自據竹書紀年山海經譏漢書五行志之舛

誤而自以元暉之科錄爲魏濟陰王暉業作以後
漢書劉虞傳爲在三國志中小小踈漏更所不免
然其縷析條分如別白黑一經挾摘雖馬遷班固
幾無詞以自解亦可云載筆之法家著書之監史
矣自明以來註本凡三四家而訛脫竄亂均如一
轍此本爲

內府所藏舊刻未有注文視諸家猶爲近古其中點
煩一篇諸本並佚其朱點此本亦同無可校補姑
仍之焉

史通通釋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浦起龍撰起龍字二田無錫人雍正甲辰進士
官蘇州府教授史通註本舊有郭延年王維儉二
家近時又有黃叔琳註補郭王之所闕遞相增損
互有短長起龍是註又在黃註稍後故亦採用黃
註數條然頗糾彈其疎舛其中如曲筆篇稱秦人
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三
家皆不註起龍亦僅引困學紀聞謂王應麟不知
所出定爲無考而不知秦人事出洛陽伽藍記蜀

老事出魏書毛修之傳又如關單失力但引盧照鄰賦旁証而不知清異錄實有訓釋不煩假借小疎漏亦不能無然大致引據詳明足稱該洽惟疑經惑古諸篇更助頽波殊爲好異又輕於改竄古書往往失其本旨如六家篇尙書條中語無可述四字之下若此二字之上顯有脫句而改此字爲止字更臆增一有字又如列傳篇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句立字不誤而乃臆改爲宜字此類至多皆失詳慎至於句解章評參差連寫如坊刻

古文之式於註書體例亦乖使其一評一註釐爲
二書則庶乎離之雙美矣

唐鑑二十四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范祖禹撰呂祖謙註祖禹字淳父華陽人嘉祐
八年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出知陝州事蹟附載
宋史范鎮傳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初治平中司
馬光奉詔修通鑑祖禹爲編修官分掌唐史以其
所自得者著成此書上自高祖下迄昭宣撮取大
綱繫以論斷爲卷十二元祐初表上於朝結銜稱

著作佐郎蓋進書時所居官也後祖謙爲作註乃
分爲二十四卷蔡條鐵圍山叢談曰祖禹子溫遊
大相國寺諸貴璫見之皆指目曰此唐鑑之子蓋
不知祖禹爲誰獨習聞有唐鑑也則是書爲當世
所重可知矣張端義貴耳集亦記高宗與講官言
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
祖禹有臺諫手段惟朱子語錄謂其議論弱又有
不相應處然通鑑以武后紀年祖禹獨用沈既濟
之說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繫之中宗自謂比春

秋公在乾侯之義且曰雖得罪君子亦所不辭後
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帝在房州實仍其例王懋竑
白田雜著亦曰范淳父唐鑑言有治人無治法朱
子嘗鄙其論以爲苟簡而晚年作社倉記則亟稱
之以爲不易之論而自述前言之誤蓋其經歷既
多故前後所言有不同者讀者宜詳考焉未可執
一說以爲定也然則朱子語錄之所載未可據以
斷此書矣

唐史論斷三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宋孫甫撰甫字之翰陽翟人舉進士歷官右正言
遷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兼侍讀事蹟具宋史
本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甫以劉昫唐書煩冗遺
畧多失體法乃改用編年體創始於康定元年歲
事於嘉祐元年勒成唐紀七十五卷其間善惡分
明可爲龜鑑者各繫以論凡九十二篇甫沒後唐
紀宣取留禁中其從子察嘗錄副本遺司馬光世
亦罕見惟論斷獨傳紹興二十七年嘗鋟板於劔
州後蜀板不存端平乙未黃準復刻於東陽宋史

藝文志作二卷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僅三卷蓋
本從唐紀鈔出別行非其舊帙故卷數多寡隨意
分合實無二本也前爲自序一篇末附司馬光跋
曾鞏歐陽修所作墓志行狀蘇軾答李廌書張敦
頤後序皆推重是書甚至朱子亦稱其議論勝唐
鑑云

唐書直筆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呂夏卿撰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爲
江寧尉歷官宣德郎守秘書丞以預修唐書告成

擢直秘閣同知禮院後出知潁州卒於官事迹具
宋史本傳案曾公亮進唐書表所列預纂修者七
人夏卿居其第六本傳亦稱夏卿學長於史貫穿
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譜學
初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是其位雖出歐
陽修宋祁下而編摩之力實不在修祁下也據晁
公武讀書志是書乃其在書局時所建明前二卷
論記傳志第三卷論舊史繁文闕誤第四卷爲新
例須知卽所擬發凡也惟晁氏作唐書直筆四卷

新例須知一卷而此本共爲四卷或後來合併歟
晁氏稱夏卿此書歐宋間有取焉所有未符乃歐
宋所未取者然是丹者非素論甘者忌辛著述之
家各行所見其取者未必皆是其不取者亦未必
皆非觀晁氏別載夏卿兵志三卷稱得於宇文虛
中季蒙題其後曰夏卿修唐史別著兵志三篇自
秘之戒其子弟勿妄傳鮑欽止吏部好藏書苦求
得之其子無爲太守恭孫偶言及因懇借抄錄於
吳興之山齋云云然則夏卿之於唐書蓋別有所

見而志不得行者特其器識較深不肯如吳縝之顯攻耳今兵志已不可見兼存是書以資互考亦未始非參訂異同之助矣

通鑑問疑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劉義仲撰義仲筠州人秘書丞恕之長子宋史附見恕傳末但稱恕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

官其子義仲

案宋史原本作義仲癸辛雜識亦作義仲均傳寫之誤今改正

爲郊

社齋郎其始末則未詳也史稱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

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惟劉
恕耳卽召爲局僚遇史事紛雜難治者輒以諉恕
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爲精詳義仲此書
卽裒錄恕與光往還論難之詞據書未稱方今春
秋尙廢況此書乎云云蓋成於熙寧以後邵伯溫
聞見錄稱通鑑以史記前後漢屬劉攽以唐逮五
代屬范祖禹以三國歷九朝至隋屬恕故此書所
論皆三國至南北朝事也凡所辨論皆極精核史
所稱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私

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細之事如指諸掌者殆非虛語通鑑帝魏朱子修綱目改帝蜀講學家以爲闡明大義上繼春秋今觀是書則恕嘗以蜀比東晉擬紹正統與光力爭而不從是不但習鑿齒劉知幾先有此說卽修通鑑時亦未嘗無人議及矣末附義仲與范祖禹書一篇稱其父在書局止類事迹勸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而義仲不及見君實不備知凡例中是非予奪所以然之故范淳父亦嘗預修通鑑乃

書所疑問焉所舉凡八事復載得祖禹答書具爲
剖析乃深悔其詰難之誤且自言恐復有小言破
言小道害道如已之所云者故載之使後世有考
焉其能顯先人之善而又不自諱其所失尤足見
陳水之徒猶有先儒質直之遺也

三國雜事二卷

浙江范懋杜家
天一閣藏本

宋唐庚撰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紹聖中登進士
第調利州治獄掾遷閬中令入爲宗學博士張商
英薦除提舉京畿常平後坐爲商英賦內前行謫

居惠州大觀五年赦歸道卒事蹟具宋史文苑傳
是書雜論三國之事凡三十六條併自序一篇後
人皆編入庚文集考宋志載庚集二十二卷與今
本同似此書原在集內然晁氏陳氏書目皆載庚
集十卷知今本析其一卷爲兩卷又益以此書二
卷爲二十二卷實非原本故永樂大典載此書亦
別爲一編不著文集之目今仍別爲二卷以還其
舊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庚之文長於議論今觀其
論諸葛亮寬待法正及不踰年改元事論苟彧爭

曹操九錫事皆故與前人相反至亮之和吳本爲權計而以爲王道之正亮拔西縣千餘家本以招安而以爲擾累無辜皆不中理又謂商無建丑之說謂張掖石圖卽河洛之文而惜無伏羲神農以識之尤爲紕繆然其他議論可采者頗多醇駁並存瑕瑜不掩固亦尙論者之所節取爾

經幄管見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曹彥約撰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薛叔似宣撫京湖辟爲主管機宜文字累官寶謨

閣待制知成都府寶慶元年擢兵部侍郎遷禮部
旋授兵部尙書力辭不拜以華文閣學士致仕卒
謚文簡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彥約侍講筵時
所輯皆取三朝寶訓反覆闡明以示效法蓋卽范
祖禹帝學多陳祖宗舊事之義考仁宗天聖五年
允監修王曾之請采太祖太宗眞宗事蹟不入正
史者命李敬等別爲三朝寶訓三十卷寶元二年
十二月詔以進讀嗣是講幄相沿遂爲故事彥約
是書於進讀符瑞諸篇雖不免有所回護要亦當

時臣子之詞不得不爾其餘諸篇則皆能旁證經史而歸之於法誠亦可謂不失啓沃之職者矣舊刻散佚久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尙載其全文今詳爲校讎釐成四卷間有辨證各依文附著焉

涉史隨筆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葛洪撰洪字容甫自號蟠室老人婺州東陽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嘉定間官至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卒謚端簡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前有自序大畧謂微官泊布衣求進謁於廟堂者自匄進乞

憐外往往訖無他說是直相與爲欺而已洪不敢
爲欺比以憂居取歷代史溫繹間有所見隨而筆
之因擇其可裨廟論者二十六篇以獻則是編乃
洪官未達時獻於時相之作故所論皆古大臣之
事其中論田歆一條謂歆果介然自立人自不敢
干之以私貴戚敢於請託仍歆之罪論韋澳一條
謂是非雖當順乎人情亦當斷以已見所言殊鑿
然有理其他多因時勢立論亦胡寅讀史管見之
流而持論和平不似寅之苛刻偏駁惟論申屠嘉

一條反覆明相權之宜重然宋之宰執實無奄豎
擅權以掣其肘與漢唐事勢截然不同如王安石
如蔡京章惇如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皆患
其事權太重故至於盡鋤善類斷喪國家洪所云
云是徒知防宦官之弊而不知防姦臣之弊未免
失之一偏况獻書相門而力言相權之宜重是不
亦投其所欲乎惜哉無是可矣

六朝通鑑博議十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宋李燾撰燾有說文五音韻譜已著錄此書詳載

三國六朝勝負攻守之迹而繫以論斷案燾本傳
載所述著無此書之名而有南北攻守錄三十卷
其同異無可考見核其義例蓋亦江東十鑑之類
專爲南宋立言者然十鑑徒侈地形飾虛詞以厲
戰氣可謂誇張無實此則得失兼陳法戒具備主
於修人事以自強視李舜臣所論較爲切實史稱
燾嘗奏孝宗以卽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彊而兵弱
財匱與敎民七年可以卽戍者異又孝宗有功業
不足之嘆燾復言功業見於變通人事旣修天應

乃至蓋其納規進誨惟拳拳以立國根本爲先而不侈陳恢復之計是書之作用意頗同後其子壁不能守其家學附合韓侂冑之意遂生開禧之兵端然後知燾之所見固非主和者所及亦非主戰者所及也

大事記講義二十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呂中撰中字時可泉州晉江人淳祐中進士遷國子監丞兼崇政殿說書徙臯慶教授其書卷一論三篇卷二紀宋太祖事卷三至卷五記太宗事

卷六至卷七記眞宗事卷八至卷十二記仁宗事
卷十三記英宗事卷十四至十七記神宗事卷十
八至二十記哲宗事卷二十一至二十二記徽宗
事卷二十三記欽宗事以類敘間加論斷凡政
事制度及百官賢否具載於編論中所議選舉資
格及茶鹽政制諸條頗切宋時裨政又所載銓選
之罷常參任子之多裁汰三司之有二司稅茶之
易芻糧皆宋史各志及馬端臨文獻通考所未備
者又所載朋黨諸人事實及議新法諸人辨論皆

與宋史列傳多有異同亦足資史學之參證前有
興國軍教授劉實甫序謂水心以其師講貫之素
發明我朝聖君賢相之心則是書乃中平日講論
稿本葉適等爲之編次云

兩漢筆記十二卷

浙江范懋杜家
天一閣藏本

宋錢時撰時有融堂書解已著錄此書皆評論漢
史嘉熙二年嘗經奏進前有尙書省劄稱十二卷
與此本合葉盛水東日記以爲不完之本非也其
例以兩漢書舊文爲綱而各附論斷於其下前一

二卷頗染胡寅讀史管見之習如蕭何收秦圖籍則責其不收六經又何勸高帝勿攻項羽歸漢中則責其出於詐術以曹參文帝爲陷溺於邪說而歸其過於張良於陸賈新語則責其不知仁義皆故爲苛論以自矜高識三卷以後乃漸近情理持論多得是非之平其中如於張良諫封六國後論封建必不可復郡縣不能不置於董仲舒請限民名田論井田必不可行於文帝除肉刑亦不甚以爲過尤能滌講學家胸無一物高談三代之窠臼

至其論董仲舒對策以道之大原不在天而在心則金谿學派之宗旨論光武帝閉關謝西域極稱其能忍善讓則南渡和議之飾詞所謂有爲言之者置而不論可矣

舊聞證誤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心傳撰心傳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已著錄要錄於諸書訛異多隨事辨正故此書所論北宋之事爲多或及於南宋之事則要錄之所未及此補其遺也凡所見私史小說上自朝廷制度沿革

下及歲月之參差名姓之錯互皆一一詳徵博引以折衷其是非大致如司馬光之通鑑考異而先列舊文次爲駁正條分縷析其體例則如孔叢之詰墨其間決疑訂舛於史學深爲有裨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爲也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自明代已無傳本故薛應旂王宗沐等續修通鑑商輅續修綱目皆未見其書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蒐羅裒輯尙得一百四十餘條謹畧依時代先後編次排纂析爲四卷雖非心傳之全帙然就所

存者觀之其資考證者已不少矣原書於所辨諸條各註書名永樂大典傳寫脫漏僅存其十之三
四謹旁加搜討凡有可考者悉爲補註無可考者則仍其舊心傳所辨間有脫文今無別本可校亦不敢意爲增損焉

通鑑答問五卷

通行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此書乃玉海之末附刊十三種之一始自周威烈王終於漢元帝蓋未成之本也書以通鑑答問爲名而

多涉於朱子綱目蓋綱目本因通鑑而作故應麟
所論出入於二書之間其所評騭惟漢高白帝子
事以爲二家偶失刊削孔臧元朔三年免太常一
條疑誤採孔叢子其餘則尊崇新例似尹起莘之
發明刻覈古人似胡寅之管見如漢高帝過魯祀
孔子本無可貶乃反譏漢無真儒文帝除盜鑄之
令本不可訓乃反稱仁及天下與應麟所著他書
殊不相類其眞贋蓋不可知或南宋末年洛閩道
盛勢足以傾動一世莫不依草附木假借末光王

厚孫刻玉海時遂僞作此編以附其祖於道學歟
然別無顯證無由確驗其非姑取其大旨之不詭
於正可矣

歷代名賢確論一百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明吳寬序稱皆唐宋人所著
其說散見文集中或病其不歸於一輯成此篇以
便觀覽錫山錢孟濬因其書不能家有刊以傳世
云云亦不詳作者爲誰近世所行刊本或有題爲
華亭錢福所輯者然福以宏治三年庚戌登第寬

序作於宏治十七年甲子二人同時不應不知爲
福作殆後來書賈重刻以福廷對第一托名以行
歟所採諸家論著皆至北宋而止其書葺宏作葺
洪猶避宋宣祖廟諱則理宗以前人所作也考宋
史藝文志有名賢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蓋卽此
書惟此本較少四卷稍爲不合或史衍四字或刊
本併爲百卷以取成數均未可知觀其評隲人物
自三王以迄五季按代分系各標列主名其總論
一代者則稱通論以別之雖不標十七史之名而

核其始末恰應十七史之數其爲卽宋志之所載
益足証矣所引唐人之文如羅隱論子高梅子真
盧藏用論紀信張謂論劉宋代晉諸篇皆唐文粹
諸書所未錄蓋宋時經義詩賦兩科皆試策論故
書坊多刻此種以備揣摩之用然去取較有翦裁
視陳繼儒古論大觀之龐雜叢脞者固不可同年
語矣

歷朝通畧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陳櫟撰櫟有書傳纂疏已著錄是編敘歷代興

廢得失各爲論斷每一代爲一篇自伏羲至五代爲二卷北宋南宋則各占一卷蓋詳近畧遠之意也南宋止於寧宗卷末櫟自跋謂理度二朝無史可據也舊本題增廣通畧而不言因誰氏之書千頃堂書目有通畧句解五卷亦不言作者櫟自跋謂金事廷方雖畧述亦以未見其史不敢輕筆然則廷方其原撰是書之名字歟其人姓氏爵里則無考矣書成於至大庚戌明正統壬戌櫟孫盤之壻漢陽知府王靜得本於鄉人方勉始刊行之此

本爲袁應兆所刻題乙亥歲不著年號書末附錄
有萬厯戊子紀年則崇禎八年之乙亥也後附櫟
蒙求一篇及櫟行狀墓志之類其蒙求末四韻兼
及明初句下註曰此八句爲朱楓林所增然原文
迄於厓山句下註宋爲元逼云云殊不類當時之
語殆亦有所改竄矣是書雖撮敘大綱不免簡畧
而持論醇正以資考證則不足以論是非則讀史
者固有取焉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

內府藏本

元胡一桂撰一桂有易本義附錄纂疏已著錄是書自三皇以迄五代裒集史事附以論斷前有大德壬寅自序并地理世系等十三圖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宋以來論史家汗牛充棟率多龐雜可議以其不討論之過也此書議論頗精允絕非宋儒隅見者可比一覽令人於古今興亡理亂了然胷次朱子稱稽古錄其言如桑麻菽粟小兒六經了好令讀去子於此書亦云其推許是書甚至至議其當從資治通鑑帝魏不當從朱子綱目帝蜀則

又以久經論定之事務持異議以駭聽不足爲一桂病也能禾勿軒集有胡庭芳史纂通要前序卽爲此書而作庭芳一桂字也其稱史纂通要省文耳此本不載禾序殆偶佚歟

學史十三卷

浙江范懋桂家天一閣藏本

明邵寶撰寶有左鱗已著錄寶嘗爲江西提學副使是書卽其提學時所作爲卷十有二以象月又餘其一以象閏每卷或三十條或二十九條以象月之有大小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

之義名之曰日格子巡撫吳廷舉嘗上於朝書中
取自周迄元史事分條論列詞簡意該筆力頗邁
健其間如記後漢書譙元用弟服去官戴封用伯
父喪去官事以爲辟世與人不知後漢人情淳樸
其以期功解官持喪者見於史冊不一而足寶疑
爲託故而逃未免失之不考又論荀彧以爲志似
管仲心似召忽非揚雄之比亦爲失當然寶平生
湛深經術持論平正究非胡寅輩之刻深尹起莘
輩之黨附所可擬也

史糾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明鎬撰明鎬字豐苞太倉人是編考訂諸史
書法之謬及其事迹之牴牾上起三國志下迄元
史每史各爲一編元史不甚置可否自言仿鄭樵
通志不敢刪削唐書之例其晉書五代史亦闕而
不論則未審爲傳寫所佚爲點勘未竟觀篇末別
附書史異同一篇新舊唐書異同一卷與前體例
截然不同知爲後人掇拾殘稿編次成帙也明代
史論至多大抵徒侈遊談務翻舊案不能核其始

終明鎬名不甚著而於諸史皆鈎稽參貫得其條
理實一一從勘驗本書而來較他家爲有根據其
書三國志以及八史多論書法之誤而兼核事實
唐書宋史則大抵考證同異指摘複漏中頗沿襲
裴松之三國志註劉知幾史通吳縝唐書糾謬司
馬光通鑑考異之文又如隋書蘭陵公主忍恥再
醮乃以身殉後夫而取冠列女宋史包恢以肉刑
行公田法媚賈似道乃以源出朱子而列名道學
顯然乖謬者亦未能抉剔無遺至徐夢莘三朝北

盟會編本雜採諸書案而不斷以備史家之採擇
故義取全收無所去取夢莘實未旁置一詞而明
鑄誤以記述之文爲夢莘論斷之語大加排詆尤
考之未詳要其參互考證多中肯綮精核可取者
十之六七亦可謂留心史學者矣

御批通鑑綱目五十九卷通鑑綱目前編一卷外紀一卷
舉要三卷通鑑綱目續編二十七卷

康熙四十七年吏部侍郎宋學校刊皆

聖祖仁皇帝御批也朱子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以作綱目

惟凡例一卷出於手定其綱皆門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則全以付趙師淵後疏通其義旨者有遂昌尹起莘之發明永新劉友益之書法箋釋其名物者有望江王幼學之集覽上虞徐昭文之考證武進陳濟之集覽正誤建安馮智舒之質實辨正其傳寫差互者有祁門汪克寬之考異明宏治中莆田黃仲昭取諸家之書散入各條之下是爲今本皆尊崇朱子者也故大抵循文敷衍莫敢異同明末張自勲作綱目續麟始以春秋舊法糾義例之

訛芮長恤作綱目拾遺始以通鑑原文辨刪節之失各執所見屹立相爭我

聖祖仁皇帝睿鑒高深獨契尼山筆削之旨因陳仁錫刊本

親加評定

權衡至當褒鉞斯昭乃釐正羣言折衷歸一又金履祥因劉恕通鑑外紀失之嗜博好奇乃蒐采經傳上起帝堯下逮周威烈王作通鑑前編又括全書綱領撰爲舉要殿於末復摭上古軼聞撰爲外紀冠於

首陳仁錫稍變其體例改題曰通鑑綱目前編與
綱目合刊以補朱子所未及亦因其舊本

御筆品題至商輅等通鑑綱目續編因朱子凡例紀朱元
兩代之事頗多舛漏六合之戰誤稱明太祖兵爲
賊兵尤貽笑千秋後有周禮爲作發明張時泰爲
作廣義附於條下其中謬妄更不一而足因陳仁
錫綴刊綱目之末亦得同邀

乙覽并示

別裁乾隆壬寅我

皇上御製題詞糾正其悖妄乖戾之失以闢誣傳信復
詔廷臣取其書詳加刊正以協於至公允足以昭垂千

古爲讀史之指南矣

御製評鑑闡要十二卷

乾隆三十六年大學士劉統勲等編次恭進皆通

鑑輯覽中所奉

御批也始館臣恭纂輯覽時分卷屬稿排日進

呈

皇上乙夜親披

丹毫評隲隨條發論燦若日星其有

勅館臣撰擬黏簽同進者亦皆蒙

睿裁改定塗乙增損十存二三全書旣成其間體例事
實奉有

宸翰者幾及數千餘條旣已刊刻簡端宣示弈禩館臣
等飫聆

指授以微文奧義皆出自

聖人獨斷之精心而章句較繁觀海者或難窺涯涘因
復詳加甄輯勒爲此書凡分卷十二計恭錄

御批七百九十八則大抵

御撰者十之三

改籤者十之七閱綱鉅指炳著琅函仰惟

聖鑑精詳無幽不燭譬諸鼎鑄九金神姦獻狀不能少遁銷毫故論世知人無不抉微而發隱所爲斥前代矯誣之行闢史家誕妄之詞辨覈舛訛折衷同異其義皆古人所未發而

敷言是訓適協乎人心天理所同然至乃

特筆所昭嚴於袞鉞如賈充褚淵等之書死狄仁傑之

書周正南北稱侵稱寇之文訂遼金元人名官名
地名之誤而紀年系統再三

申誠尤兢兢於保邦凝命之原洵足覺聵震聾

垂教萬世蓋千古之是非繫於史氏之褒貶史氏之是
非則待於

聖人之折衷臣等編輯史評敬錄是編不特唐宋以來

偏私曲袒之徒無所容其喙卽千古帝王致治之
大法實已包括無餘尊

讀史之玉衡併以闡

傳心之寶典矣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六卷

乾隆四十八年

特命

諸皇子同軍機大臣

上書房總師傅等取歷代冊立太子事蹟有關鑑誠
者按代纂輯自周訖於前明得三十有三事又附
見五事而自春秋以後諸侯王建立世子事非儲
貳可比者間敘其概於按語中而不入正條其體

偏據竊位無關統緒之正並畧而不論若宋之太弟明之太孫尤足爲萬世炯鑑則備論之紀事取之正史論斷衷諸資治通鑑綱目

御批及通鑑輯覽

御批卷首恭載節奉

諭旨如羣書之有綱要焉伏見我

國家萬年垂統

睿慮深長

家法相承不事建儲冊立

皇上準今酌古備覽前代覆轍灼知建儲一事斷不可

行屢頒

宸諭深切著明伏讀

御製職官表聯句詩注於詹事府條下云自古書生拘
迂之見動以建儲爲本其實皆自爲日後身家之計
無裨國是誠以立儲之後宵小乘間伺釁釀爲亂階
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朕於此往復熟籌知之甚審我
子孫當敬稟此訓奉爲萬年法守

聖訓煌煌日星昭揭證以是編所載往蹟旣曉然於前

事之當懲益以知

聖朝貽謨宏遠實爲綿福祚而基萬年之要道也

右史評類二十二部三百八十二卷皆文淵閣著錄



